



风流大亨

青海人民出版社

熹保 著



风 流 大 亨

喜 葆 著

(青)新登字 01 号

风流大亨

喜葆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

郑州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0 万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225-01076-X/1·201 定价:11.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介书生俞平凭着惊人的智商和毅力，在惊心动魄、尔虞吾诈的激烈商战中，屡出奇术，挫败骗泉、威慑倒爷、智胜日商、折服豪门巨富，成为叱咤商战的风流人物。

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即将杀向海外时，不幸突然降临：苦恋的情人神秘失踪，苦心创建的工厂已易他人，自身二陷囹圄。

一个铁铮铮的硬汉哭了，哭得极伤心！

在他万念俱灰时，正义、友情和浓浓的爱又使他重新认识了自己。

俞平是一个亦好亦坏、亦真亦伪、亦忠亦诈的风流男儿。他令人恨之入骨，却又叫人爱得彻心。

目 录

“馋猫”经理与“攻关”小姐	1
她与他各怀心机	13
他、他与她的密谋	41
她骗他, 他骗她	51
她与他同住一房	84
大亨之秘	112
歌星走穴“琼林宴”	147
苦涩的“初吻”	180
我不是正人君子	194
情痴·情苦	213
无情的智斗	243
大亨陡然身陷囹圄	264
她为他 身受凌辱	296
落魄大亨与她、她	313
爱的反省	333

“馋猫”经理与“攻关”小姐

五月。深圳，此时的北国还冷气袭人，而这里却燥热难当。

位于闹市的 A 宾馆，摩天大楼耸立云霄。它以数百对嵌在灰白色水泥中的“眼睛”傲视着同类。

豪华，气派，西方式的布局和装潢，不用说在本市，就是在全国也属于一流的。

宾馆前偌大的停车场，数以百计的七色轿车在阳光的映照下，飞彩溢光，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小方块图案。在这庞大的轿车队列中，“蓝鸟”、“奔驰”、“皇冠”、“尼桑”等名贵轿车的存在，显示了其主人在宾馆里的身份和地位的显赫存在。

宾馆从五楼到八楼，全被那些名贵轿车的主人盘踞了。

每层楼有百套高档客房，每套客房月租金为 6600 元，4 层楼计 400 套客房，月租金达 264 万元。如此惊人的巨额租金，即使是港澳阔佬见了，也不得不咋舌！

付这笔巨额房金的，既有“国”老板，也有“私”大亨。400 套客房就挂着各种“公司”、“集团”、“经销部”、“办事处”、“批发部”等招牌 254 家。这 254 家的招牌名字可上《中国商界之最》一书。那名字让人听了非惊破胆不可！

什么“宇宙发展工贸公司”、“环宇供销总公司”、“中外合资进出口贸易集团”、“中国汽车、机电采购供销总公司”、

“神州科工贸经销部”、“东北钢铁集团驻深圳办事处”、“华北地区化工原料批发总公司”、“中原……”“华东……”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什么“华侨”、“台属”、“友谊”之类的就更多了。那些署上“××省”、“××市”的公司或办事处与前者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矮了老大一截子。

凭这些“大牌子”，你敢说他们付不起那“区区房租”？

其实，付房租对这些公司来说，乃是些许小数，不足挂齿。仅交付电话费一项，就与房租金不相上下。

据这里的电话总机负责人说，总机室配了16名话务员，分三班倒值班，从上班屁股沾着折椅开始，一双手如鸡啄米似的，忙个不停，连大小便都无法抽出时间。话务员下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往厕所跑，最忙时，16名话务员不够用，还到外面找临时工顶上。每月市内电话费不算，仅长途电话费收入最高时达250万元。

负责人说到这儿，都啧啧惊叹：不知他们哪来的那么多钱？好像开了银行一样！

至于吃喝费用更是惊人！

他们自己都不无得意地说，现在见山珍海味都腻怕了，真想尝尝红薯南瓜粥。

一位谢了顶的某公司“老板”向来访的朋友炫示，我一餐酒要吃掉你三年的工资！

当朋友问他：你这么海吃猛喝，不怕破产？

他笑笑道：这你就不懂了，越是吃得凶，越说明公司里生意火旺！没人坐下来吃你酒说明你没有本事，拉不到客户，找不到买主，以钱去赚钱，这是做买卖的诀窍。

他们这样挥霍，应付庞大的开支，真开了银行？

否！

在清理整顿公司的全国性工作中，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这么多招牌吓人的大公司，十有七八是皮包商。营业执照标明的注册资金几百万、几千万，实际上是空帐。

所谓的什么“总公司”、“集团”、一类的，大多是几个“山大王”办起的“野公司”；有的“总经理”、“供销处长”、“业务员”、“会计”、“出纳”仅仅一身兼数职，官也是兵兵也是官。

那么，他们肆意挥霍的钱从哪里来的呢？

无非三个来源：

一是靠“骗”。用子虚乌有的“钢材”、“化肥”、“家电”、“汽车”等骗取乙方打进帐户上的款先供自己花用，然后又骗得丙方的款来垫还乙方，如此反复循环，不愁财源断绝；

二是靠“贷”。用小钱疏通关系，向银行或有关部门贷上千万、百万的先利用再说，至于到期催还时，再打发几件“大礼品”或几千元小钱，请对方高抬贵手，宽限归还日期，实在混不过去，便脚上抹油，一走了之。

三是靠“三角债”。你欠我的，我欠他的，他欠你的，反正都是“国老板”的，大家彼此先挪用挪用再说。

当然，还有其他的“生财之道”、“来财之源”，以上三点不过是“共性”问题罢了。至于各人的“个性”，那就凭各人的本事去发挥，去表演了。

这天，住在6楼619室的环宇供销总公司郑总经理接到一个令他兴奋得心都要跳出胸口的电话。

电话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副总经理俞平打来的。

俞平告诉他：公司放出的“货”有买主了。买主是一位很有“背景”、很有经济实力的“北京振华实业公司”。该公司有“通天”(指与中央有关系)“入地”(指与铁路、海关有关系)的本事；执照上注册资金的 2000 万元。今天乘飞机赴深圳，由该公司秦副总经理亲自带票汇提货。

俞平还提醒他：这个关系不能丢，要不惜一切代价收买姓秦的副总，要演好“戏”，600 万一到手，迅即提取现金……

后面的话，郑总经理是足能领会的。因为，他是这出“万吨尿素出售”大骗局的总导演。

接完电话后，他要立即召集部下（实际上，全公司人马只有 4 个人，正、副总经理，一位公关小姐，一位业务“处长”），做出如下安排：

接待秦副总经理的工作由公关小姐田芬负责；制订供销合同和提供货源样品由业务“处长”李正山完成；他自己则演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角色。

为使这出“骗戏”不出纰漏，他要分别找来田芬和李正山，在他私人卧室里“面授机宜”。

电话一放下，他第一个需要召见的是田芬小姐。

田芬小姐芳龄 23 岁，父母给她“塑造”了一副姣好的身材和容貌，全身上下，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侧面看去，身段“三道弯”。

那位不吃官饷的李“处长”给她取了个“三节弯”的美绰号。

说起田芬来，脸形，虽谈不上有“闲月羞花”之美，却也能倾倒一些心术不正的男士；加之她一双杏眼含秋水，丹唇吐莺声，也的确勾去了不少浪子阔人的魂魄。

郑总经理是花了大价钱从另外一家皮包公司把她挖来的。他不仅慕她的色，更看重了她交际手腕。

据郑总经理自己所说，这世上没有任何男人能抵御住他这位公关小姐的“进攻”，无非是，有的人或“不攻自垮”；有的人或“一攻则酥，二攻则瘫，三攻魂魄散”；即使“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也经不住田芬小姐的连续攻击，最终也得缴械投降。

当然，最后一种人倒不是败在她色相的攻击下，而是怕她缠，怕她没日没夜，不知羞耻、死皮赖脸地纠缠。

你不是正人君子吗？你自会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怕人说闲话，爱面子，怕沾上“桃色事件”的污名。最终，只好违心地答应她提出的条件，速速打发走这个难甩难惹的“是非人”。

所以，这位公关小姐是郑总一个“克敌制胜”的“活宝”，更是他导演的大小“骗戏”的主要角色，他对她特为器重，不仅付给这位田芬小姐月薪 3000 元的厚酬，还得支付她日常的所有开支，包括昂贵的化妆品和美容费用。

“郑总，找我有事儿？”田芬小姐一推开门，开口就问。

她从来未把这位“顶头上司”看在眼里，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恃仗着自己的“攻关”本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已控制了这位老色狼。当着外人的面，她是他的“下属”，没人在场时，他则成了她的“属下”。

“芬，坐、坐。”

郑总忙招呼她。

她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上，从茶几下层取出一包郑总专为她所准备的“摩耳”香烟，抽出一支极娴熟地叨在嘴上，啪！掀燃火机，半闭着眼儿，喷云吐雾起来。

在田芬取烟、点烟的片刻间，郑总早为她冲了一杯对入椰汁精的咖啡，毕恭毕敬地放到她面前的茶几上。

“芬，这咖啡是新买的，味儿硬是不同，你尝尝……”

“烦死了！有话你就快说吧，人家还有约会呢！”她一瞪眼，毫不客气地打断“顶头上司”的话语。

“嘿嘿……”他心里窝着气，脸上却不得不赔上笑，“芬，大买卖来了！”

“这关我屁事儿！”

她白了他一眼，又半眯着眼继续喷云吐雾。

“这可不是小鱼小虾，是一条肥肥壮壮的太鱼呢！”他向空中伸出大拇指，“600万元！这笔巨款到手了，你我这辈子也花不完呀！”

“什么？600万！”她立时来了精神，从沙发里猛坐正身子，一双大眼盯住已是两鬓染霜的郑总。

“不错，俞副总刚才打来的电话，对方要买600万元的尿素。”

“哼，我寻思谁带来这个好消息？原来是俞书呆子呀，他的话，鬼才信！”

她不屑地一撇嘴，将半截烟头狠力往烟灰缸里一掀，又取出一支“摩耳”来，叼在嘴上。

他抢前揪燃了火机，给她点烟，趁势在她的耳下响响地咂了个吻。

“馋猫！”

她骂了他一声，目光中透出明显的厌恶之色。

他并不理会她的不快，嘴巴凑近她的耳廓，兴奋地说：

“俞总在电话里发了死誓，他亲眼验看了 600 万元的票汇，收款单位和帐号都是咱们公司。如有假传军情，他愿意以划在他自己名下的 5 万元款赔给公司。如果此事不真，他绝不会说出这句话来。”

田芬眼珠滴溜溜一转，情绪迅即激奋起来，忙问：

“这钱现在在哪儿？”

“对方已携款动身了，今天上午 8 点半 乘飞机，大约 11 点半到广州机场。我看，最迟晚饭前到深圳站。”郑总边看腕上的手表边对她说，“现在是 9 点 16 分，9 点 30 分前你乘我的小车去广州机场接客人，要快！要不惜一切手段博取对方的好感，让客人心甘情愿、没有丝毫疑心地钻进我们下的‘套子’！”

“你这是在说梦话吧！我一不认识对方，二是时间来不及赶到白云机场，你叫我怎么去接？你是存心给我出难题，见我完不成任务好借口炒我的‘鱿鱼’吧！”

“你、你、你说什么话呀！我哪敢炒你的‘鱿鱼’呀！只要你对我不存二心，我就谢天谢地了！”他急忙解释后，挨着田芬坐下，抚摸着她的丰肩，肉麻麻地说：“芬，你就辛苦一趟吧！只要这笔大钱到手，我给你 200 万做私房钱。另外的钱，我兑换成美钞，买两张护照，咱俩到国外快快活活地

过后半辈子，好吗？”

“什么？要我陪你到死？！”

她的脸色阴沉得吓人。他的心也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您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到那边后随你走自己的路。只要你把这件事儿办妥，其他的事都好说。”

“哼，你还是在耍弄我。你姓郑的心里打什么小九九，我清清楚楚的，丑话说在前面，先立下 200 万元的字据，不兑现，我就……”

“行行！我这就给你写字据。”

他正要拔笔写时，田芬按住他的手：

“算了。你要是真赖帐，写字据也没用。字据不用写了，你要真有这份心意，就把公司的财务章交给我，由我负责支取现金。”

郑总一瞧手表，已是 9 时 27 分了，若再与这刁女人纠缠下去，准定误了接客人的大事！

他一咬牙，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抽屉里取出印章给对方。

田芬得意地走了，留下满屋浓浓的巴黎香水味儿。

郑总召见的第二位大将是业务“处长”李正山。

这李正山人不象个样子，瘦削的脸，瘦削的肩，一副猥琐的形象。可是，他走“上层路子”却挺在行。

按郑总的话说，这是一位擅长敲锣耍猴的好把式。无论是工商、税务、市管、公安、政府、各局部的大小头儿，不怕你是“铁包公”也好，还是“无情判官”也罢，只要李正山肯动心眼儿，没有他要转的。

李正山也颇为得意地自吹自擂说：在我眼中没有官，只有戴乌纱的猴儿。无论这猴儿多么刁、多么滑、多么贪、多么硬，只要投其所好，没有不听我敲的锣鼓点儿。我要耍他爬竿子，他决不会去钻火圈儿；我想叫他去作揖弄几个钱，他不敢躺在桌上睡大觉。

当然，此话言过其实，虽然时下社会风气欠正，也未必如他所抹的那么黑，他也未必有此能耐。

不过，李正山自从投靠在郑总麾下之后，确确实实帮郑总解了几次大围，立了一些汗马功劳。

别的不说，他们那皮包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贷来的30余万元款，以及干了几次偷税、漏税的买卖，之所以能顺利成功，除了田芬的攻关作用外，不能不说是这位没有官饷的“处长”的功劳、疲劳和苦劳。

在郑总心目中，他的位置仅次于田芬，月薪仅比田芬少200元，其他待遇基本相仿。

尽管这样，李正山还是对他不满意，常在郑总面前发牢骚说：那臭货卖身，咱也卖了腿、卖了嘴皮子，凭什么她要多得200元。

有时，他也拿捏郑总，故意踢皮球给田芬，出一些小难题给郑总与田芬去做。好在郑总是个罗汉坯子，能屈能伸，能硬能软，能拉下脸来，也能耍赖哭鼻子，才把这条刁狐给牵扯住；否则，这“环宇供销公司”的野班子，早拆伙散场了。

敲门声。一重三轻，极像接头暗号！

这是李正山的习惯动作。

他不是惧怕郑总这位所谓的“顶头上司”，而是怕撞上

邪气，怕如刚来时那样，推门撞见郑总与田芬干那丢人现眼的事儿……

所以，他从影视里学了一手，先来个“一重三轻”报个信号，让你里面有个准备。

“进来。”

这么快就传来召唤声，想必那臭娘儿们没在里头。

李正山毫无顾忌地推开门，见郑老板满面春风，他知道了“好事儿”，开口就问：

“郑总，看你的高兴劲儿，是不是有人‘进贡’来了？”

“你这刁狐，鬼精灵！”郑总乐得下巴两旁的肉都在抖，“不错！这次‘贡品’可不小呀，600万！”

“600万！是哪路诸侯进的贡？”

“北京来的财神爷，什么振华实业公司。”

“莫非和我们一样，是‘空军司令’？”

“这回不会错，是俞副总亲自摸清的底。他询问了对方的开户行，目睹了600万购尿素的票汇。现在，款和人大概快到白云机场了。”

“600万元的尿素，那要买多少吨？我算算——每吨黑市价1500元，得买4000吨，火车皮都要六七十节呀！”李正山勾着指头算毕，反问郑总：“谁有这个能耐搞到如此数量的尿素？就算有货，买方只要考虑到车皮数，不生疑心才是白痴呢！郑总，你这出‘空城计’的戏演得太拙劣了！”

郑总摸着自己头上的稀疏头发，得意地笑了。连这位滑出名的李正山也摸不清自己的“戏路”，可见自己计高一筹。就凭这点，他这个“总经理”的头衔是当之无愧了。

他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智商高于姓李的，反问道：

“依你看这个漏洞该怎么补呢？”

李正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一看对方的神态，早知这位“草头王”又要炫示自己的臭聪明了。

李正山是个一贯专与别人“斗着干”的角色，自然不甘心在智商上认输给面前这位“草头王”，脑子稍一琢磨，便直揭对方的哑谜，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老板想用船来解答对方的质疑。”

郑总一听，心中顿惊！这小子果然厉害，竟在片刻间道破了自己认为的“天机”，但口里又不承认：

“那倒不一定。其实，每一道题都有几种不同的解法，这与代数、几何同理。”

李正山听后心中暗笑：初三都没读完，还打肿脸充胖子，奢谈什么几何、代数！

若是别人，把“上司”逗到这个份上已够意思了，可李某最喜欢“穷追猛打”，看着别人“落水”的窘相，他继续追问：

“李某太愚笨了，倒想向老总你学点儿混世和应变的本事。不知老总还有何妙法可以解除对方的疑心，能否指教一二？”

“这个……”郑总没想到面前这条刁狐狸会不给他情面，竟会打破沙锅问（纹）到底！一时语塞，只好岔开话题：“我自有办法！老李，咱们谈正事吧。我叫你来，是要你辛苦一趟，今天下午动身去广州货运码头，设法在一、两天内摆一个‘迷魂阵’，记住，是4000吨加拿大进口尿素的‘迷魂阵’。要让对方看不出破绽来，要他痛痛快快地看货付款，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恐怕很难。”李正山为难地摇摇头，“你想想，这不是几十吨、几百吨，而是 4000 吨，4000 吨的尿素可是一座小山呀！别说是时间只给我一两天，就是给两三个月，我也没这能耐生出这座化肥小山。我实在不能办到。”

郑总知对方又在拿捏他，心里强忍住气，许给对方一点空愿：

“只要你把事办成，等 600 万元一到手，我给你 200 万，怎么样？够意思吧！”

“郑老板，你别把我当小孩耍。我拿了 200 万，你给田芬恐怕许了 300 万的愿吧？我们吃了大头，剩下 100 万元给你和俞总，你们会干？”

“田芬那份儿钱以后再说，毕竟她要听我的。不管怎样，你名下的 200 万元报酬绝不会少一分半文。”

“哼，口说无凭！钱到了你手上，你舍得从口里抠出来给我？”

“我郑某什么时候说过空话？你跟我这么久，还不摸底吗！”

“不错，以前你确实想到我的一份儿，可那只是几千元的小买卖。如今 600 万，谁见钱不开眼？难保这么大的数目会分到咱这号‘小碗’里。”

“你如果不相信，我给你写一张字据总行吧。”

“哈哈……”他仰头大笑起来，笑完之后，直插对方的要害：“除非你把银行帐号上用的印章交给我保管，我先取出自己一份钱后再交给你。”